

甘垛镇三河村温家庄(原横泾镇温家村第五村民小组)有一位村民叫杨寄平,男,今年79岁。他的外貌体形很有南方人的特质,三料个子,浓眉大眼,至今说起话来一口广东腔调,因此庄上大人小孩都以此称呼他为“小广东”。知道小广东身世的人却微乎其微。原本广东和江苏就相隔千山万水,而小广东与温家庄及周边乡镇无亲无故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他怎么会在温家庄落户并娶妻生子、子孙满堂呢?

这还得从七十年前说起。在小广东朦胧的记忆里,他听姑母说过,他的老家在广东香山县(现中山市),原先的家庭经济状况比较殷实,后遭变故,幼年时就与父母离散,只能与姐姐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至五六岁时奶奶又过世,只好投奔远在广州的姑母家。由于姑父行事与时局有悖,便带着全家及姐弟俩离开广州远赴上海谋生,时日不长,姑父和姑母便分离了。姑母带着亲生的三个孩子和他们姐弟俩流浪到浙江嘉兴一带,靠人施舍沿街乞讨生活。就在小广东七岁那年冬天,在浙江省嘉善县一个叫杨家埭的地方,他竟然与姑母她们走失了。任凭小广东呼天叫地哭喊,大街小巷一遍又一遍寻找,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亲人,从此便和姐姐、姑母失去联系。就在小广东走投无路十分绝望的情况下,一位救命恩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是小广东后来的义父温荣春。

温荣春,温家庄人,经商世家出身,在温家庄有田产大瓦房,还有一条商船。他和妻子常年奔波在江浙沪一带赶集市、戏场、庙会设摊经营。这一天唱戏结束,收拾好商铺,已是晚上九点钟,隐隐约约听到一小孩在寒风中有气无力地啼哭。他循声并借着朦胧的月光,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小男孩,衣着单薄,蜷缩着小身子抖抖瑟瑟。温荣春询问小男孩情况,从他稚嫩的话语中听出原由,便叫来妻子将小广东接到住家船上,为他洗漱,安排食宿,把小广东暂时收留下了,和自己的儿女一起生活。温荣春等候了十几天,发现无主户认领这个小孩,便和妻子商量把他收为义子,抚养他成人,并且给他取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杨寄

屋后临窗的一块地已荒了好几年,原先是一所学校安放学生自行车的地方。曾用钢条和铁皮搭成的车棚,后来撤乡并镇随之学校也一起撤走了,钢条铁皮便被一些小心眼的人拆卸卸卖废品去了。公家的东西拆时费时费力还不值钱,所以任人拆了去也没人问。周边人倒是想把此地瓜分占为自家用地,但此地身份复杂,有人家试了几次终是无功而返。奇怪的是说公家没人问,私管管事者便多了起来,更是说不清该是谁来负责,所以此处也就自然没人打理了,一片狼藉,任杂草丛生。春末夏秋还好,满眼碧绿,入了冬草枯了,遍地成了荒芜。

这样也好,因无人光顾无人骚扰,这里倒成了猫儿狗儿的游乐场,成了一块最为热闹也最为宁静的地方,同时也成了我心灵的一片宁静。我时常喜欢天朗气清的分时站在窗口看这荒地上发生的一切。有时会出现一群猫狗在这儿追逐嬉戏闹成一团,有时只有一两只猫狗过来溜达溜达,看同伴太少或实在没什么趣便甩尾巴走了,偶尔还会有这么一只猫或狗孤孤单单地徜徉徘徊,或者干脆趴着卧着享受着属于一只猫或狗的寂寞,若没外界惊扰绝不会发出半点喵喵狗吠。这时候很安静,安静得让人想看看天空,看看天空中懒散游走、自在卷舒的云,让人想静静地拈开一页书细细咀嚼文字。抑或就这样和猫儿狗儿呆呆地互望着,若有一只老鼠经过便吓到慌得立起又坐下或者还有逃走的。我亦忍不住为这只鼠平白无故地扰乱我们的平静而不平。难得的一片宁静与祥和在自己觅得的地方,谁愿意被打扰呢?

然而事情往往不为我或那块荒地上的牲畜所想。几日前的一个中午时分,风和日丽,天气清明,荒地上不紧不慢来了两只狗,一只黄的一只黑的,它俩互不相干,玩得不亦乐乎。黑狗不停地用前爪刨着地,想要挖出什么宝贝;黄狗则悠悠哉哉地四处闲逛,一会儿也会用鼻子嗅嗅,似乎在找什么新奇玩意;我则倚在窗口,满心惬意。空中忽然传来一妇人的大声喝斥:“嗨,死走,要死了!”

平——“杨”是指收养他之地嘉善县杨家埭,“寄”是寄养的意思,“平”是希望他平安长大。

自从温荣春夫妇将小广东接到船上那一天起,就经常教育子女,要团结互助,孝敬长辈,勤劳做事,诚信做人。在日常生活中,温荣春夫妇更是把小广东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平常有好吃的东西都是姐弟仨人平均分配,过时节添衣买帽都是三个子女一起筹划。

义父温荣春白天忙做生意,晚上回船上还抽时间教小广东识字、学算数。一晃几年光阴过去了,小广东逐渐长大,先是跟着义父学经营、帮义父看守摊位,到后来直接独当一面,去集市摆摊设点搞经营。正当义父全家人都能自食其力,准备放开手脚搞经营时,新中国制订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化,对私人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于是,义父母带着小广东等家人回到温家庄,从此小广东成为了地地道道温家人。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曾经的小广东从一个幼童长成了二十多岁的男子汉,义父母开始为小广东找对象。由于小广东其貌不扬,说话蛮腔蛮调,又是义父子关系,谈了不少人家的姑娘,总是三个不成四个不就。温荣春有点心急了,他发动族人、亲朋到处打探,一有信息便亲自出马,并承诺只要他在世一天,都要护着小广东,并以家里大瓦房、运输船作保,终于和原川青乡小葛村葛姓人家谈定亲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刚刚挺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生活条件还很艰苦,但温荣春夫妇倾其家庭所有,还是为小广东大操大办了婚事,赢得了亲家的赞誉。他的为人善举、大爱情怀也得到了四方乡邻的一致好评。

小广东成家后,夫妻俩的小家庭以勤劳为本,靠节俭持家,生育了两个儿子,儿又添孙。为了报答义父的养育之恩,他和妻子商量决定,将自己的儿孙姓氏改为温姓,随义父下代字辈排行起名,在温氏族谱上把子孙立为义父温荣春名下,让子子孙孙永不要忘记他们的根来自于义父温荣春全家。

屋后的荒地

□ 伍正娟

“嗨,死走,滚!砸死你!”两只狗被吓得竖起耳朵木愣愣立着,露出惊恐的眼神,待第二声斥骂随着一块砖块飞来时,吓得慌不择路撒腿就逃。真是没由来,狗碍着她什么事了呢?我们的平静被打扰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头探出窗外,乜着眼朝窗内视角难以触及的地方够去,见那妇人正在荒地边上横眉怒眼、满脸怨念地吸着烟。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她为什么要迁怒于狗?狗应与她无怨无仇的,它们只在被人们荒弃的场所玩耍又与妇人何干?明明是你骚扰人家的休闲时光,明明是你打乱人家的一片平静,你还去喝斥,难道因为它们是狗,自以为你是尊贵的人而它们是低贱卑微的狗?狗惊恐于人的恫吓无奈逃走了,我站着甚是迷惑其斤。

仔细想来,生活中倒确有这样形式的人,他们常常会无故迁怒别人或插别人一脚,在他们的思维里别人没理由地低他们一等。老实不会反抗的人遇到往往不声不响地头也不回走掉了,若是遇到会反抗、不服气的,性格粗暴、血气方刚的,便容易引来一场打斗。我曾在某个早晨被一个刚从隔壁棋牌室钻出来满眼血丝的人莫名其妙地谩骂。只因他打牌输了钱?可输钱又与我何干?我仅仅与他擦肩而过。幸亏我是那个老实不愿反抗的人,他们眼中好欺的、身处卑微的人,遭了骂回家洗洗耳朵也就罢了。如此想来,那妇人在哪里受了点气迁怒于狗便不足为怪了。怪的是她衣着甚是光鲜怎么会来这块荒地?怪的是这两天这片荒地上不见了狗猫的踪影,是因为有了人?是因为天气变冷?

听说镇政府不久将把这块荒地建成小型停车场。这些年来,小镇的居民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足,街道两旁常胡乱停着许多私家车,每逢集市,交通就会拥堵不堪,镇政府若果真如此作为倒是一件大好事。到时猫狗依旧可以来此撒欢戏耍,只是要注意生命安全了,而我到时眼见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即便如此,但愿心里的那块静地永远存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邮的街头巷尾,在墙上或住家大门上,常可以看到广告式的“租被”两个大字,抑或注明“巷内有被出租”。一度租被成了一种新行业。

要租被的人,大多数是到县里参加“三千会”“四干会”(即全县三级、四级干部大会)及各种有上千人参加的专业会议的干部。他们住旅馆(有的旅馆只有10多个房间,人多,加床,或打地铺,被子也不多)。有一次,遇到有8695人参加的“五千会”,所有好住人的地方塞满了,租被成了第一急需,忙得抓会务的人焦头烂额。

当时,我住在焦家巷,从巷尾往巷头数,租被的有秦大妈、金奶奶、朱大妈家,还有我家。这些人家少的只有几条被可供出租,多的有30多条(堆在房间像座小山,洗起被子院子里白花花一片)。一条巷子就有几家,全城租被的则有几百家。租被的租金一天五分钱,后来是一角钱,当时八分钱就可以买一碗阳春面。

租被的人家讲究的是清洁卫生、服务地道,被胎不能太板,又要软又喧。有的租被的把老胎重新弹一下,或者买些新胎。干部租你家的被,睡得暖和和的,下次上城开会,仍然会到你家租,成了“回头客”。租被的人家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好的人家每租一次被,短的3天,长的6天,都要拆洗一次(当时不用被套)。我见过秦大妈拿一批被里

老妈学车记

□ 姚迪茹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私家车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件儿了。走亲戚、旅游,有了私家车出行确实方便了很多。随着需求的增加,一大批学习驾驶的人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出来。我的母亲也成了潮流中的一员。

其实,老妈有学车的想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四五年前我学车那会儿就想跟我搭个伴了,但这个想法被父亲和我扼杀在摇篮里,理由就是家里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驾驶员。遭到反对后,老妈也就作罢了。

外婆一个人生活在老家,老妈每隔一个星期都会去看望她。在私家车还没盛行的时候,都是坐中巴。有了私家车,基本都是父亲和我轮流接送。今年暑假,父亲外出公干了一段时间,正巧赶上我单位事情多,没有时间送老妈去外婆家。老妈时隔多年又体验了一次坐中巴的感觉。回来后,她苦不堪言,抱怨坐中巴的种种不方便。我笑着回应她:“由奢入俭难呐。”

我知道,老妈又蠢蠢欲动了。不出我所料,第二天,老妈说:“我决定学驾照了。”

和上次一样,老妈的这个想法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可是之前的说辞显然站不住脚了。于是,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打消老妈的念头。“教练不收50岁以上的女学员。”“教练都很严厉,说话也不中听。”“现在的驾照很难考,很多年轻人都要补考,费时间费金钱。”“路况越来越复杂,大家能不开车都骑车了。”“低碳出行,你我有责。”等等。没想到,老妈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油盐不进,学习驾驶的心意已决。

就这样,老妈开始了她“漫漫”的学车生涯。老妈是从事教育工作的,理论考试对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每天回家都认真看书做题。我们都劝她理论考试过了就行,不必太上心。就在大家逐渐淡忘这件事情的时候,某天的早晨,老妈发了条微信:“100!”我纳闷了,这没头没脑的“100”什么意思呢?思前想后,终于明白了。老妈的理论考试得了满分。看来,老妈这不仅是赤裸裸的炫耀,也是宣战!我心里窃喜:可别高兴太早,折磨人的在后面呢。但是又不得不佩服老妈的好学与认真。

学过车的都知道,科目二才是王道。这一点对于老妈来说,也不例外。第一天的科目二学习归来,老妈大吐苦水。不仅纠结于汽车各种零部件的原理,还有一个劲地说教练关照回来练习方向盘。对于老妈的用意,我们心知肚明。可是没有一个是挑明了的。谁挑明谁就得贡献自己的爱车给老妈练习方向盘。这种吃力不讨好还担风险的事情谁也不愿意。老妈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人,岂能甘心!

桂花

□ 卢长琴

一页一页的浓郁
仿佛是苏醒了
春天的浪漫
仿佛是回归了

租被

□ 陈其昌

租被也有头儿。我家这儿租被的头儿就是近邻朱大妈。她是居民小组长。平时,开居民会,她传达上级指示,布置要做的事情,很负责。遇到有人租被,她拿根扁担到我家:“陈奶奶,拿三条被来!”然后又去别人家收被,送到指定地点。几天后,又是她将被子送回,也是很负责。她是租被头儿,与当小组长一样,全是尽义务。

城上租被,一些大镇也租被。我工作过的临泽逢到开“三千会”即如此。公社开“三千会”,各大队干部的住地是固定的,住地房东租被,不够,再向别人家租被。有人说大小队干部要租什么被,自带被子就是了。那年代不行,老婆伢子也要被盖。年月久了,房东与干部都熟得出感情。因为干部吃住在一处,自带的没用完的烧草、打地铺的糠草都留给房东。干部聚餐,最解馋的是茨菇红烧肉,有时也盛一碗给房东伢子吃。房东不过意,找来“飞马”“华新”烟散散。时间久了,房东伢子给年纪大的干部当“干儿子”。干亲干亲,篮子拎拎,双方走动多了,感情也深了。

租被是一个不起眼的行当,也是当时社会需要的行当。

老妈学车记

□ 姚迪茹

晚饭过后,老妈像往常一样收拾桌子洗碗。我散步回来后,发现她还在厨房里捣腾着,便跑过去一看究竟。咦?老妈手上拿着锅盖转来转去。“老妈,这又是哪一出啊?”“教练说回来要练习方向盘,锅盖的形状挺像方向盘的,你帮我看看两只手是不是这么交替的?”我被老妈的想象力彻底折服了。就这样,老妈每天晚上都会在厨房练习一会“方向盘”。时间长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热情自然减小了。老妈有时候会抱怨坡道起步容易熄火、倒车入库容易压线。我们也都是这么一听,不仅建设性的意见少得可怜,偶尔还夹杂着些许讽刺。老妈见我们的态度如此,也很少和我们提及。

科目二的考试在即,老妈每天都会去驾校练习一会,教练说老妈是驾校里最勤奋的老学生。的确,老妈平时也是提前一个小时去驾校,看着其他学员练习,说从他人的练习中也可以发现自己的问题。带着紧张又激动的心情,老妈奔赴“战场”。临考前,我们安慰她,一次不过可以补考,再不过就下次再考,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对于老妈是否能考过,大家都觉得无关紧要,也没抱太大希望,或者说压根没有放在心上。

事实又一次让我们大跌眼镜。老妈的微信在考完试的第一时间准时发送:一把过!3个字,包含了满满的骄傲。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难道说老妈学车是正确的选择?撇开运气不说,老妈的基本功应该还算扎实,这离不开老妈刻苦的训练以及温故而知新的学习精神。我暗自为老妈感到高兴。

老妈有了前两次的成功战绩,信心倍增。加之听说科目三简单易学,顿时乐开了花。第一天的科目三学习结束后,老妈哭丧着脸,说方向把握不准,脚感也不好,油门刹车轻重把握不准,比科目二难多了。教练没有那么多时间带着一遍遍练脚感,家里的车子更不能拿出来练。老妈陷入了苦恼中。过了几天,她问我家里以前的踏步机还在不在,我说在仓库里。她二话不说将搁置多年的落满灰的踏步机从仓库里翻了出来。原来她要通过踩踏步机来练习脚感。不管有没有成效,老妈是动刀子下功夫了。与之前的“锅盖篇”相同,老妈每天晚上准时抒写“踏步机篇”。

虽说老妈认为自己的科目三学得扎实,但还是稳扎稳打地一次性通过了考试。接下来的科目四更不在话下,又是华丽丽的满分。如此漂亮的成绩单,不要说被大家“歧视”的50多岁的妇女,连小年轻都难以做到。老妈向曾经不看好她、劝阻她的我们证实了,50岁以上的女人可以学车,而且可以学得很好。

还有几天老妈就拿到驾照了,衷心地为老妈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也由衷地佩服老妈的毅力以及钻研精神。预祝老妈在以后的驾驶生涯中一帆风顺。

桂花

□ 卢长琴

夏日的激情
秋天醉了
一路摇摇晃晃

子到察院桥码头上洗汰,然后在大院子里晒干,再把被子勾好,也够辛苦的。但也有人家只把被头拆开,用板刷把脏的地方刷刷,这就马虎了。

租被也有头儿。我家这儿租被的头儿就是近邻朱大妈。她是居民小组长。平时,开居民会,她传达上级指示,布置要做的事情,很负责。遇到有人租被,她拿根扁担到我家:“陈奶奶,拿三条被来!”然后又去别人家收被,送到指定地点。几天后,又是她将被子送回,也是很负责。她是租被头儿,与当小组长一样,全是尽义务。

城上租被,一些大镇也租被。我工作过的临泽逢到开“三千会”即如此。公社开“三千会”,各大队干部的住地是固定的,住地房东租被,不够,再向别人家租被。有人说大小队干部要租什么被,自带被子就是了。那年代不行,老婆伢子也要被盖。年月久了,房东与干部都熟得出感情。因为干部吃住在一处,自带的没用完的烧草、打地铺的糠草都留给房东。干部聚餐,最解馋的是茨菇红烧肉,有时也盛一碗给房东伢子吃。房东不过意,找来“飞马”“华新”烟散散。时间久了,房东伢子给年纪大的干部当“干儿子”。干亲干亲,篮子拎拎,双方走动多了,感情也深了。

租被是一个不起眼的行当,也是当时社会需要的行当。

晚饭过后,老妈像往常一样收拾桌子洗碗。我散步回来后,发现她还在厨房里捣腾着,便跑过去一看究竟。咦?老妈手上拿着锅盖转来转去。“老妈,这又是哪一出啊?”“教练说回来要练习方向盘,锅盖

的形状挺像方向盘的,你帮我看看两只手是不是这么交替的?”我被老妈的想象力彻底折服了。就这样,老妈每天晚上都会在厨房练习一会“方向盘”。时间长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热情自然减小了。老妈有时候会抱怨坡道起步容易熄火、倒车入库容易压线。我们也都是这么一听,不仅建设性的意见少得可怜,偶尔还夹杂着些许讽刺。老妈见我们的态度如此,也很少和我们提及。

科目二的考试在即,老妈每天都会去驾校练习一会,教练说老妈是驾校里最勤奋的老学生。的确,老妈平时也是提前一个小时去驾校,看着其他学员练习,说从他人的练习中也可以发现自己的问题。带着紧张又激动的心情,老妈奔赴“战场”。临考前,我们安慰她,一次不过可以补考,再不过就下次再考,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对于老妈是否能考过,大家都觉得无关紧要,也没抱太大希望,或者说压根没有放在心上。

事实又一次让我们大跌眼镜。老妈的微信在考完试的第一时间准时发送:一把过!3个字,包含了满满的骄傲。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难道说老妈学车是正确的选择?撇开运气不说,老妈的基本功应该还算扎实,这离不开老妈刻苦的训练以及温故而知新的学习精神。我暗自为老妈感到高兴。

老妈有了前两次的成功战绩,信心倍增。加之听说科目三简单易学,顿时乐开了花。第一天的科目三学习结束后,老妈哭丧着脸,说方向把握不准,脚感也不好,油门刹车轻重把握不准,比科目二难多了。教练没有那么多时间带着一遍遍练脚感,家里的车子更不能拿出来练。老妈陷入了苦恼中。过了几天,她问我家里以前的踏步机还在不在,我说在仓库里。她二话不说将搁置多年的落满灰的踏步机从仓库里翻了出来。原来她要通过踩踏步机来练习脚感。不管有没有成效,老妈是动刀子下功夫了。与之前的“锅盖篇”相同,老妈每天晚上准时抒写“踏步机篇”。

虽说老妈认为自己的科目三学得扎实,但还是稳扎稳打地一次性通过了考试。接下来的科目四更不在话下,又是华丽丽的满分。如此漂亮的成绩单,不要说被大家“歧视”的50多岁的妇女,连小年轻都难以做到。老妈向曾经不看好她、劝阻她的我们证实了,50岁以上的女人可以学车,而且可以学得很好。

还有几天老妈就拿到驾照了,衷心地为老妈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也由衷地佩服老妈的毅力以及钻研精神。预祝老妈在以后的驾驶生涯中一帆风顺。

簇簇淡黄
多像对爱的迷茫
这是一种甜蜜的诱惑
依附着风儿流淌
仿佛熬过漫长的光阴后
眼眸一次次
触动灵魂涟漪上
颤悠悠的金光